

当代短篇小说选

当代短篇小说选

广西民族学院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组

一九七八年十二月

目 录

不能走那条路.....	李 准(1)
春大姐.....	刘 真(16)
党费.....	王愿坚(54)
黎明的河边.....	峻 青(66)
宋老大进城.....	西 戎(101)
过 渡.....	沙 汀(123)
年青的朋友.....	杜鹏程(140)
雨.....	艾 芜(161)
三年早知道.....	马 烽(170)
百合花.....	茹志鹃(192)
普通劳动者.....	王愿坚(203)
锻炼锻炼.....	赵树理(216)
新结识的伙伴.....	王汶石(240)
欢乐的离别.....	万国儒(255)
耕云记.....	李 准(260)
开顶风船的角色.....	任斌武(294)
南山的灯.....	孙 谦(310)
心声.....	肖育轩(329)
班主任.....	刘心武(374)
伤痕.....	卢新华(402)
献身.....	陆文夫(416)
神圣的使命.....	王亚军(440)

《不能走那条路》

李 准

这几天，人人都在谈论着张拴卖地的事情了。

俗话不俗，“要得穷，翻毛虫”。张拴本来日子倒也能过。四口人种着十几亩地，要是不胡捣腾牲口，地种好，粮食也足够吃。可是他这个人偏偏好掂根鞭杆转牛牙绳，今年春天把一头红牡牛换了个小叫驴，回来做不成活，没喂够十天又卖了。算下来赔了二十多万，想再买个牛犊，也买不住。这时乡干部对他说：“张拴你不要胡翻吧！‘翻拙弄巧，袍子搞个大夹袄’。”可是他就不服气，向他妻妹夫借了一百万元，一下子到周家口赶回来两条老口牛。到家偏偏碰上麦前霜灾，牛卖不上价。借草借料喂到犁旱地时候，好容易才算推出手，算下来一个驴价赔得干干净净，又欠下他妻妹夫几十万元的账。

“塌下窟窿背上账，象黄香膏药贴在身上。”张拴是个小农户，经不起这波折，黑夜白天怎样打算，也过不去这一脚，他妻妹夫还天天来要账，连襟亲戚，惹得脸青脸红，他也不想再说软话，就心一横：“卖地！卖‘一杆旗’，拣好地卖，看有人要没有！”

这“一杆旗”本是村子里头一份好地，形状象个三角旗子，紧靠着流水壕。一年两茬起，谁见谁眼红，是村里有名的“粮食囤”。张拴咬住牙卖这块地，一来是好卖；二来是他算着这二亩地能卖一百多万元，剩几个钱再去捞一家伙。因为种地他既种不好，同时他也觉着种地老不解渴。

一提起张拴卖地，村里人都估摸起来了。有人猜这家，有人猜那家，谁也不能肯定。因为有几家解放后是活泼点，可人家也不一定买地。有两家中农虽然能买得起，但也常常说自己穷，打量他们也不敢动这大本头。最后算是猜到宋老定身上。都知道他这二年翻过来啦，二儿子东林又是木匠，每月汇回来几十万。老定又早就吵着要置几亩业，可是还有人不相信，因为他大儿子东山是个共产党员。

二

“人眼是秤”这句话一点也没有错说。宋老定今年一连接住东林八封挂号信，一封一封里都有钱，这算把他愁住了，他一辈子没穿过一双洋袜子，可是也舍不得买，他只是把这些钱攒着又攒着。东山今年春天买豆饼，向他要过一次钱，他没给，又一次是互助组里预备合住在下凹地打一眼井，东山又向他要钱，他说：“这几个钱我有用处，到以后你就知道了。”东山是个硬汉子，他不想到爹手里掏这几个钱。不过最近，他才看透他爹原来是想买地。

宋老定一听说张拴要卖“一杆旗”地，^{就象他先前娶媳}妇时花轿到门口那一会儿一样，心里又急又高兴，可又没法出去对人说。这几天他东跑西跑地打听，吃清早饭时就一

本正经地把东山叫到屋子里，兴致勃勃地说：“张拴卖地那事情这几天咋说哩？”东山简单地答了一句：“人家不准备卖。”

老定半天没吭声，东山端着饭碗出去了。

夜里，东山回来得很晚，见他爹噙着烟袋不住气地吸。他妈在一边打盹。

老定看见他回来，就问：“区里有人找你，见他没有？”

“见他了。”东山说罢很想再说些话，可是他没想好应该咋说。老定是专门等着他要商量买地的事。他想着东山有个别脾气，年轻人得慢慢顺说。

屋子里静得象没一个人。还是老定先开口，他磨磨蹭蹭地说：“我今天见王老三，他说张拴赌咒要卖这块地。‘一杆旗’这块地我摸底，那是黑氯土。只要雨水一灌，比上大粪还来劲。”他停了一下，使劲地又吸了口烟说：“土地改革时分给张拴，我就想着咋没分给咱。不过咱是干部，当然不能跟他争这块地。现在要是他卖，咱可不能错过这机会！”他说着盯着东山的脸，又说：“做庄稼人啥贵重，还不是得有几亩土！”东山知道他说这些话，正预备问答，老定又叹了口气说：“我要钱弄啥？还不是给你弟兄们打算，我能跟你们一辈子？”东山笑着说：“张拴那地不卖了，你别听王老三瞎扯。”

“他不卖！”老定笑了笑，“恐怕他那一屁股账没人给他还！”“他没有多少帐。”东山接着振了振精神说起来，

“今后晌我和他商量的。卖地不是办法。张拴又不是有三十亩五十亩，就那十几亩地，卖了咋办？咱和张拴家从前都是贫农，他现在遇住困难，咱要帮助他。咱咋能买他的这地！”老头子听得不耐烦，他风言风雨听别人说过：“东山

是党员，他不会买地放帐。”他想着大概儿子是因为这不敢买，就气冲冲地说：“咱咋不能买？就别人能买！买地卖地是周瑜打黄盖，一家愿打，一家愿挨，两情两愿，又不是凭党员讹他的，有啥不能买！”东山猛不防他爹会说出这样话，自己一急就说：“爹！话不是这样说的！张拴卖地是不错，可是他不卖地也行，只不过需要借几十万块钱，咱不能看着人家破产。我已经答应借给他五十万块钱……”。老定没等他说完就问：

“你啥时候承当他？”他翻着两只带血丝的眼。

“今后响承当他。”

东山话还没落地，老定忽地一声站了起来。脸憋得通红，脖子筋起得太高，他象发疯一样喊着：“这是东林挣的钱，不是你挣的。你借！你借！你咋没有把我借给他，你咋没有把你妈借给他！”

老头气得衣裳一披出去了。东山娘也被惊醒了。她埋怨着说：“你妹子有喜事啦，我问他要过几百回钱，想买点东西，他都不给，就想着买地。你还和他争个啥！”

三

父子俩闹了这一场气不要紧，可慌坏了东山媳妇秀兰。她先跑到麦场上解劝公公，叫他回去，老头冷冷地说：“我不回去，我想坐一会！”接着他又缓缓地交代说：“不用扯旗放炮的，不要弄得谁知道了。”

秀兰急忙回到家里，东山正躺在床上出长气。

“生气了，是不是？”她微笑着坐到床沿上。

“我也没啥气可生”！东山故意装出平和的样子。秀兰却故意逗看他说：“你还不知道咱爹那心事，他早都把算盘打好了。他给老二买地就叫他买，你管他做啥哩！”东山一听秀兰说这话，就猛地坐起来说：“你怎么也说这话！现在不是说咱买或者别家买，问题是不能看着张拴把地都卖了，——他以后怎么过！遇住这种事就得想办法解决。共产党员不是挂个牌子呀！”接着他又缓缓地说：“我自己知道我没尽到责任。麦前我由张拴地边过，看见他地里麦长得象烧香一样，我就觉得难受。都是贫农，明知道他种庄稼没习惯，也没有去帮帮他。赶集人每逢由他地边过，说：‘看这块地的麦，赔不了籽种！’我脸上就象被打了一下一样。象你说的我只管自己就好了。亏你是个青年团员！”

这倒引起秀兰的话来了。秀兰说：“我问你，你在我跟前耍枪哩，在咱爹跟前你咋不说哩！你既然能说这些，为啥不在咱爹跟前说？”东山勉强笑着说：“我没说完他就走了，我有啥办法！”秀兰故意绷着脸说：“我也得批评批评你。平时你见他连句话也不说，亲父子爷们没有坐到一块说过话。你饭一端上街了。衣裳一披，上乡政府了。你当你的党员，他当他的农民，遇住事你叫他照你的话办，他当然和你吵架！”东山笑着说：“你倒给我上起课来了。”不过他心里可挺服气。秀兰正准备说下去，忽然院子里老定“扑塌”“扑塌”的脚步声，东山急忙摆了摆手，秀兰住了口。老头到屋里后，东山静听着上房的动静。没听清楚他娘说了句什么，老头接着拉长嗓子说：“他借钱他就借，只要他有钱！哪怕他借给人家万贯江山哩！”秀兰推了推东山，吃吃地笑着说：“这是叫你听哩！”

四

太阳刚露出鲜红的脸，村子里早晨是冷清清的，田野里传来隐隐的吆牛声。

宋老定没有上地。他整整一夜没睡好觉，翻过来，翻过去，老是想着买地这一件事。天明一起身，他就去到王老三家里。

王老三解放前给地主当过帐房，过去在村里跑来跑去，也算是个“事中人”。这几年村里没人多理他，不过他却挺会巴结人，见了干部就想尽方法说说进步话。过去看见宋老定，眼角就没扫过他；现在他看见村里群众挺拥护东山，见了老定就格外亲热起来。宋老定想买地这件事和他商量过，他就跑得象梭子一样。

老定刚跨进他家大门，他就迎上来说：“喂！老哥，我昨天就预备去找你，张拴那事有门路了。”

“听说他不想卖了？”老定慢吞吞地问。

“沅两天也不要紧，反正有我哩。他想借几个钱，不卖地，我说：‘你不愁吧，该卖就得卖，不受那洋症，借钱还是得还帐呀！’他心里又有点活了，你放心！”他接着又附在老定的耳朵上说：“保险能买到你手里。这地便宜着哩，明年一季麦，就把你一多半本捞回来了。”老定讨厌王老三挤眉弄眼地说话，他说：“他真不卖咱也不强买。”王老三这时却拍了一下他的肩头说：“老哥，这机会不多。可不能错过！咳，你呀，现在有二十来亩地，再买个十几亩，能养住一个长工，就雇一个长工。”接着他皮笑肉不笑地说：“出

一辈子力啦，该歇歇了。”老定听他说着，耷拉着头半天没吭声，他脑子里嗡嗡直响。他在想着：“我真的要雇长工吗？我是个扛了十八年长工的人呀！”他走出王老三家门后，想起王老三过去给地主跑着买地也是这股子劲；他又想起在朱家扛活时，掌柜门在大麦天，看着别人黑汗白汗干活，王老三也是摇着扇子站在一边看。他狠狠吐了一口唾沫说：“去你娘的吧王老三，你是专会浮上水！”

他一步一步地渡到麦场里，一排麦秸垛出现在他的眼前。他看看这个，比比那个，他想着，“我只要把张拴几亩地买下，哼，到明年春天就看出谁的麦秸垛大了。”他看着看着自己的麦秸垛慢慢地大了，好象有一大群人在自己场里干活……。他又看到那边张拴的麦垛慢慢地小了，小的象草篓子那么大。他猛然想起张拴那一群孩子，在他眼前那一群孩子都瘦得皮包骨头，向他跑来，他急忙惦着脚走到家里。

秀兰正和婆婆在厨房里烙馍，两个人一问一答正说得有劲。老定听见媳妇说：“我爹呀！他还是老脑筋……”他就站在院子里歪着头听起来。

“他还不是为你们。他已经半截入土了，还不是为你们打算。人一年一年多了，他能不为你们打算！”老婆这样说着。秀兰却笑着说：“俺们才不叫他打算哩。现在咱是互助组，过年咱村要是成立合作社，咱就参加合作社。将来能用机器种地，还发愁没粮食吃！”老定听着气的胡子都立了起来。他想起遇住个驻儿子，又碰到个别媳妇。

吃饭时候，秀兰端上了饭。老定把脸扭在一边看都没看。秀兰说：“爹！看凉了，吃吧。”他象没听见。停了一会儿，他忽然向东山娘说：“我不吃了，我去集上吃肉

哩！”他说看抓住几个馍，气呼呼地说：“我给谁省哩，我把八股套绳都拉断了，还落不下好！”他眼睛一翻一翻地瞪看秀兰，秀兰脸朝着墙在暗暗地笑。

老定确实到集上吃了一顿。不过他没有吃肉，他只吃了一碗豆腐汤煮馍。

五

老定和东山闹气有个特别地方，就是越生气就越别着干活。哪怕是一个人耩地，一个人帮耩，两个人一晌能不答一句腔，可是谁也不会蒙住被子睡大觉。

春天时候，因为借车，老定不愿意借给人家用，东山却承担了人家。两个为这事闹了一场气，足足有十天没说话。这一次闹气，老定想着最少又得半月不答腔。

天快黑的时候，东山开完党支部会议回来，老定正在喂牛，就装着添草没看见。却不料东山问着：“爹！咱那谷子割后，那块地种成豌豆吧？”老定猛不防儿子会问他。他看了看东山的脸，脸上带着笑，虽然笑得不自在，他知道儿子是来和解来了，就慢悠悠地说：“行吧，那地就得调调茬。”说着就坐在院子里的捶布石头上。他想看儿子大概是愿意买地了。就磨磨蹭蹭地说：“你还年轻呀！啥都没有置几亩土算事！地是根本。我活着不能给你兄弟俩买十亩八亩，我心里总是下不去。你怕啥哩？有我出头买，谁敢说啥。咱也不能光吃花卷馍，咱也得打算打算吃个白馍。哼！敢说咱每年再添几亩旱麦，”他说到这里一挥手说：“麦子就见年吃不完了。”

“咱现在粮食也不是不够吃！”东山蹲在地下说了一句。

“不错呀！有是有，可总是不宽绰。”

东山想着他爹还是这样固执，就把话转到庄稼上。他笑着说：“爹，咱东地那四亩谷子，你看今年能打多少？”老定思摸了半天说：“最少也能弄他一千三四百斤。”东山知道他爹一说别家庄稼好就眼红，就说：“林旺家那谷子今年一亩能打一大石。人家组里那十九亩谷子一块强似一块，和咱那比起来高一筷子。”老定每逢听见这话就不服气，他哼了一声说：“只要舍得往地里上东西，谁的地也不是‘斋公’。”东山急忙说：“不错！可咱就没有上。咱今年春天要用十万二十万买点细肥上到地里，何止多打三五百斤粮食。”老定说了半天，结果又被东山抓住今年春上的事情。就又变过来说：“光上粪也不中，那得看地里啥土质。林旺那块谷地过去是咱的哩，我能不知道，一块地净是黑氯土，可养苗啦。”东山唯恐怕他不这样说，听到这里就插嘴说：“咱咋会把那块地卖给何老大了？”他说着带着埋怨口气。老定看了看孩子的脸，叹了口气说：“你也不用埋怨你爹，提起来这事，我浑身肉都直颤。你小妹生下那年，两季没收，偏偏你妈就害了月家疾。我那时候正被朱家开消了，回来只得见天推一车子煤卖卖，弄几个钱给你妈拾副药。你那时还小。你那个小妹子咋糟塌啦？你娘在床上躺着，我得见天抱着她挨家找奶吃。想叫你外婆来，咱家没有粮食，我得做饭，侍候病人，起五更还得去推煤，结果把你那个小妹子活活饿死了。”老定说到这里眼卷红了。他停了一下咬了咬牙又说：“等你妈病好，塌下一屁股帐，麦口期吃地主五升粮

食，到麦收罢还一斗。四亩地卖给何老大，算下来也不知道找了多少钱，反正只够打发药帐。”他接着耷拉着头说：

“就是那年才把你送去学铜匠，你才十三岁！”他说着偷偷看了看东山从小受过症的脸。

“那时候也没人救济救济咱？”东山反问了一句。

“救济！乡公所只差没有把穷人骨头磋成扣，有钱人只怕你穷不到底！”他咬着牙又说：“哪象现在……”说到这里猛地停住了，东山看出了他爹的心事，他叹了口气，徐徐地说：“爹，张拴现在因为他胡捣腾也要卖地了，可是现在是新社会，咱那困难要是放在现在，就卖不了地了。现在共产党领导就是这样，只要你正干，下力，遇住事政府和大家都能帮助，是叫大家慢慢都提高，不能看着叫那一家破产。”

老定没吭声，他只觉得额上的青筋蹦蹦乱跳，脑子里象黄河水一样翻腾着波浪。

东山看着他爹那样子，就慢慢地说：“爹！过去地主只是恨穷人穷不到底，现在大家是互相帮助。你吃过那苦头，你知道那滋味，咱不能走地主走的那一条路。”

老定仍然没吭声，他只觉着脑子里嗡嗡直响。

六

秋天。柿树木成行地排在地边上，密密的绿叶子织在一起，象一团帐幕；细细的枝条上，挂着将熟的柿子。

宋老定脱了一只鞋子，坐在柿树林下的土圪塔上。他看看天，天蓝蓝的没有一丝云彩。他看看地，田野里的秋庄稼蓬蓬勃勃地象比赛一样往高处长着。特别是他眼前的一块高

梁，穗子扑楞开象一篷小伞，缀满了圆饱饱的象珍珠一样的果实。

“地种好真是一亩顶两亩。”他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，就又想起来这几天他老想的事情了。

老想着千说万说还是多几亩土算事。以后东林们分家时，一个人能分一二十亩地多好。孙子们早晚提起来说时：

“经我爷手买了多少地！”他们也知道他爷爷是“置业手”。他又想起王老三说的：“过年一季麦就把一多半本捞回来了！”谁嫌地多！况且这是买“一杆旗”这块地，全村头一份好地，不能错过这机会。他想着想着，站了起来一直到“一杆旗”地里。

这块地张拴准备种小麦。眼看快该下种了，还没犁二遍。地里长满了狗尾草。老定对着这些荒草叹了口气。

他从地里抓起把土，土黑油油地在吸引着他，“还是得买下这块地！”他说着看了看四下没人，就沿着地边走起来，想步步看这块地究竟还有二亩四分没有。

他由地角仔细地步着。刚转过身子，猛地看见了地中间一堆生满荆梢的黄土堆，那是张拴他爹的坟。

他心里噗通噗通地跳起来。他本来想不看，可是眼睛却老是往那里瞅。他想起来张拴他爹那样子。他爹是解放前一年死的，耍了一辈子扁担，临死时还没有一份能埋葬他自己。张拴把他爹的棺材在破窑洞里放了二年，一直到土地改革后，才算把他埋到这块地里。他对这事情是一清二楚。他想起来张拴他爹临死时对张拴说：“早晚咱有地，再埋我这老骨头，没有地就不埋，反正我不愿意占地主们的地圪垱头！”他想起了这话，又想起解放前那几年受的苦，鼻子

一酸，眼泪直想往外涌。没步完地就赶快回村子去了。

到村头碰见长山老头正推着两半布袋麦。他就问：“到集上卖的？”长山老头笑着说：“不，借给张拴的，听说他准备打席，借给他去供销社卖了买苇子。”

“你今年打的麦子老多呀！”老定由不得说了这一句。

“多不多吧，反正够吃了。这放在家里干啥，我又不预备买地！”长山老头这么一说，老定脸刷地一下可红了。长山老头推着麦上村东头了。老定看着他的背影，直想追上前去也碰他几句，可是他总觉得自己有点理屈，他最后说：“你才有几个钱啦，烧哩！”

七

吃罢晚饭，院子里是一片白朦朦的月光，几只蟋蟀在椿树下吵闹着。老定呆呆地坐在院子里，他老是觉得好多声音在烦扰着他，一会是蟋蟀叫，一会是洗碗的叮叮当当声，一会又是从厨房传出秀兰和婆婆说笑的声音。

“真是乱！”他说了一句，脑子里又赶快转到白天所碰到的那些事情上去，乱杂的声音他听不见了。

这时由大门进来个人，听着“东山”！老定一听是张拴的声音，就说：“他去乡政府了。”他又立起来说：“张拴！你来这里坐坐。”谁知道张拴一问东山不在家，就慌里慌张地说：“不啦，不啦！”三脚两步地跑出去了。

“这小伙子见我就象见狼一样！”他思摸着踱到屋子里，东山娘问他：“张拴还卖地不卖？那钱借给他不借？”“我也拿不定主意”，他慢不惊心地回答着。

院子里又响起了脚步声，他侧耳听是东山和张拴的声音。又听到东山悄悄地说：“到我屋坐吧！”两个人都去屋里了。老定这时候听着下边屋子里唧唧唧唧，就再沉不住气了。他看东山娘一眼，轻轻走出屋门，又觉得鞋底子老是响，就把鞋子脱在门槛外，赤着脚，立在院里窗子下，屋里这时正谈得有劲，他听见张拴说：

“人就怕一急没了主意，那几天我真没法子了，我想着‘想治疮不能怕挖肉’，卖！就想起来卖地。心里想着：‘终究是不够一担挑了’，再去周口赶一趟，捞他一家伙，万一走点运气，就挣回来了。”

“你看你这打算多怕人！”这是东山的声音，“光想吃飞利！不好好的劳动生产哪会行？现在可不是旧社会那时候。你还是打几个月席，以后好好种住地，可不敢再胡捣腾牲口了！”

“你那一天批评我后，我就决定照住你说的办，决定不卖地。你嫂子这几天也理我了，一想出办法什么都有门路了。人就怕遇事没有人商量。你动员长山伯先借给我五斗麦，他说：‘张拴！谁没点事，我借给你！’后晌就给我推来了。”

“信贷社那二十万能不能借？”

信贷社主任说没问题！后来他们说三个月期。现在就是看你这里能借点不能！差也是三二十万。”

老定在窗子下听到这里，他吸了一口气，听见东山说：“我爹总是打不通思想。他今年六十多了，我也不想叫他生气。他受了一辈子苦，弄几个钱自然金贵。不过你放心！有共产党领导，发不能看着叫你弃业变产，大人孩子流落街头。我预备把俺这互助组的人召集起来说说，大家集合一下

帮助你一把。”

老定想着平常看着孩子冷冷的，却想不到他心里会想到怕自己生气。他又听见东山说：“你别着急！长山伯借给点，信贷社贷给你点，我再找几个人，大家再给你凑点，你就可以搞点付业生产了。另外找人和你妻妹夫说说，等你在生产中有了收入，再陆续还他的账，这就过得去了。”

“东山！”他听见张拴激动地说，“你是怕别人说闲话，你放心！我知道咱村老少爷们都知道你这人，你是共产党员，不论谁提起谁都说好。谁的心公道，谁见天为群众打算，村里人都知道。”接着他又轻轻地说：“谁也知道你有个糊涂爹，不会怪你。”他这句话说的特别轻，可是老定却听得特别清楚。

“我爹这二年也有转变。你知道前年我参加互助组时，和他生那气，现在在组里，一些小事也不怕吃亏了。他干的也很下劲，我就想着过去我和他硬别也不行。象这次他要买你的地，经过我劝说，昨天口气就变了。他说：‘张拴家那地咱不能买，过去我和他爹一块推了几年煤，都是穷人，咱不能买他的地’。就是借钱这事他怕张风。”东山说着笑了起来，张拴却接着说：“我也知道老定叔，他这人是直心人。他过去也给地主划过十字，他知道那卖地啥滋味。我爹常说：‘我和你老定叔将来死后都免不了给人家看地头！’谁想来了共产党，要是我爹活到现在……”

老定听到这里再也听不下去了，他用手使劲地捂住要流泪的眼，走到屋里，象一捆柴倒在地下一样倒在床上。